

薔薇之路

田 漢 著

1922.

民國十一年五月初版

本書（實售大洋二角）
（外埠寄費二分）

薔薇之路

【目 記】

版權所有

著 者

田

漢

發 行 者

趙

南

公

印 刷 者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總發行所泰東圖書局

特約代售處重慶唯一書局

自記

我這日記至少想寫十年。但是能否寫完一年，我也沒有把握。日記是內外生活的記錄；我願我這記錄曰『薔薇之路』，但將來我們的路上到底是薔薇是荊棘，還不可知。要之薔薇荊棘，關夫天命。十年一年在夫人事。我祇管從人事上努力去罷。

民國十年十一月十日太平洋會議開會之前一日

田漢識于東京戶塚之月印精舍

漱漱的序

大哥前幾天說：「寸多厚的日歷表，每天祇扯去一張很薄的紙；可是不覺中一天天的減少。現在呢，祇有几分厚了。」我聽了一聲不語的坐在傍邊想道，「若是有人每日照樣的集下一張紙來，那麼過了一年，不也和那扯完了的日歷表的最初一樣厚嗎？再想到初夏的時候，萬紫千紅的花，鋪滿了山野林園，做了人類和一切生物的錦繡的茵褥，到了秋冬之交，紅黃赤赭葵各色的樹葉，從枝頭蕭蕭落下，給了我們多少哀愁的情調。然而滿地落花，滿天落葉，也祇是一片片落下來的東西。各藝術家的作品，讀起來比蜜還甜，比薔薇還香，比梅子還酸，比藥還苦，其道理有時比太陽之出處，水之流處，還正確，使我們爲之正襟，爲之拍案，爲之微笑，爲之流淚。然而

他們那些一代的鉅製，也祇是一字字寫下來的。花哪葉哪，文章哪，又何嘗異于日歷表，春花之謝秋葉之落，如日歷表之一天天減少，不過文章之製作，如落花之日多，落葉之日厚，和扯下來的日歷表之日集於紙籠子裏罷。

我記得 Miemey 之作日記，第一天纔偶然寫了一頁。我怕他難得有恆。可是纔寫了二十一天已成一冊了，這真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呢。他的日記中間，寫我們的生活之外，其他自然描寫很有些有趣的。他對我們說，若能是這樣寫十年下去，也是一件大事業。第一可以了他自己一種心願。因為我父親送他出國的時候，曾要他每日作日記，謂可以養成他的恆心，祇要有恆，便可與世界學者宣戰云云。我聽了一面望他莫忘記父親的囑咐，一面暗祝他，如願的成功。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日

漱瑜

老大的序

諸君，到這『薔薇之路』來！這路上有自成聲調的音樂，自成彩色的畫稿，有可折的花枝，有可掇的芳艸，還有一滿杯不必真飲，也會沉醉的『青春之酒』。

我從不知『悔』字，怎麼寫，偶然遊心到這『薔薇之路』，便覺得有一個『悔』字，很真切的寫在我心頭。我也走過彷彿類似的『薔薇之路』，那時却等閑走過，從不會在路上插一個路標。現在看見這似曾相識的路標，使我悔當初不該等閑過了『我的來時路』。

咳！『來時路』，我的『來時路』，已包着一層比夢還模糊的烏烟，比夢還愴悅的白雲，完全無從辨識了。

薔薇之路

中華民國拾年拾月拾日

秋雨連日不止，今日晨起又依然滿院蕭騷，廊下如纔經滌拭後的船板。鷄
棲在床下可可的閒吟，案頭瓶內養的蟋蟀，早一聲也不響。從半掩的兩板
間，望諏訪之森的時候，淡烟斜雨，把青的天，綠的樹，染的模模糊糊。想起那
一帶森林裏，藏過我多少歡，愉多少鬱悶，藏過我和漱瑜多少默禱，多少笑
語又想起那森林那邊的釣魚池畔，也留過我們多少風致悠然的記憶。又
想森林這一邊的秋葉庵裏，更留過我和漱瑜及他友人多少妙緒橫生的
清譚，和我多少自然的歌詠，自由的畫稿。這個心也不覺隨着雨聲在那里
瀟瀟灑灑，歷歷落落。

下午，友人某君來談，遍及藝術，社會，戀愛諸問題，尤以愛之當靈的肉的，爭

論得興奮。友人是主張靈的，我則主張人的。因爲人是有靈有魂的，同時是有血有肉的，不能偏榮靈魂而枯血肉。某君於我意初不反對，然自以趣味理想偏於靈的，大家都不願強同。午後四時半，至神田上法文課去。久雨新收，夕照如火，映家家玻璃窗作黃金之燦爛。坐電車過飯田橋時，從車窗望天上見紅雲疎處，長虹懸綵。課後歸途，青天無翳，明日當頭。過早稻田運場，月華可拈，夜氣襲人。旅舍燈窗之內，但聞絃歌之嫋嫋。登坂上回首早稻田終點，帝國館電燈之結綵，如美人穿夜光珠爲額飾一般。

中華民國拾年拾月拾壹日

早晨漱瑜先我起去了。我正在睡夢中，忽然覺得唇上一冷得來。漱瑜笑着推我道『二哥，快起來，今天好太陽啊，快起來看。我剛盥洗了等你一塊兒去喝粥呢。』說著一面推開窗外雨板，日光同鳥語，同時跳到我的枕畔。

來。我一翻身便掀被而起，用兩個手背在那里擦眼睛。漱瑜笑指着我說道：『你看你這個大孩子哪！』我也笑了，披一件單衣便往廁屋小解去，漱瑜還在後面說道『你快來穿衣不要着涼了。』

穿衣，盥洗之後，在廊下略散散步。覺得今天到處都漂着一種使人舞蹈的空氣。略看了各種日報隨卽照例將日日新聞連載的學者氣質翦下粘起，粥也懶吃得，便坐在位上看起來。漱瑜吃了粥後也擎着朝日新聞的小說坐在我的左膝上看。

我看書報的眼光被庭前的景物奪去了。你看甚麼書中，有這樣一幅生氣盎然色彩鮮明的插畫。紅的楓葉上，褐的無花果葉上，青蒼翠的松拍葉上，綠黃的芭蕉葉上，嫩綠的薔薇葉上，受着朝日的光都像點着無數的金，蜻蜓銀蝴蝶似的。微風一吹，這些金蜻蜓銀蝴蝶在那些青綠紅黃的色彩

中間飛舞起來。同時庭前好像黃緞子起紫花的地面上，那些紫花也跟着在黃緞子上飛舞起來。看了真令人起『地上樂園』之感。祇可惜秋風連夜，那枝大榆上的枯葉，蕭蕭的落了滿庭，黃緞紫花都減色了。

潘君鬚髯也見到了，忙下階級穿着『庭下馱』拏起掃帚把枯葉掃了，便晒衣履。晒了衣履之後，便拏起剪子棍子，蹲在一枝薔薇的前面去替他修枝扶幹。潘君甚胖。這時是陰歷九月天氣，他還穿着一件單和服，忙得熱起來，并和服的上身，都褪下來，納在腰帶上，蹲在地下。做事的時候，他那白胖胖的背上，滿映着一背的花。

阿呀。你看小蟲兒也飛起來了，小鷄子，也走出來了，殘蟬也曳起聲來了，蟋蟀不知早晚，也唧唧起來了，遠處的鷄也格格起來了，愛雨後新晴的不祇我一個人呢。

閱報載兩椿免職事件，一椿是步兵中尉堀江某，一椿是帝大助教授後藤某。兩人免職的原因，却因着戀愛問題。堀江某因爲俄語很好，當出兵西伯利亞的時候，和一個俄國女人叫做 Anaskasha 的發生了戀愛關係。堀江歸國後，本年八月間，俄女遂遠道找來，堀江親迎之於敦賀，其後便要她在麴町區有樂町一丁目阿迭沙珈琲店當 Waitress。他自己常常穿着軍服去看她。因此陸軍當局認他爲紊亂軍紀，於昨十月三日停了他的職。後藤某因爲少時家貧無力讀書。繼後藤常子家爲養子，十五歲時和他的孫女仲子結婚并生了一個三歲的兒子孝久。後藤自得常子，資助得由高等學校入大學，以至卒業。以成債優秀，昇採鑛冶金科助教授，且將送他留學。然自是後藤某不復顧其養母髮妻，而迭與魔性女人生關係。近且與某女

同居。一方養母常子貯金六千餘圓既爲後藤使盡，祖孫困餒於本鄉之蓬萊館，哺其幼兒，以糊紙袋度日。此事數日前由讀賣載出後，大受社會之非難。昨十日依文官分限令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號由帝大總長命令他休職了。

此等事在日本頗不稀見，關於前者有滋野男爵與周南夫人（法國人）一事。關於後者有石原純博士與原阿佐緒女史（譚人）一事。滋野男是日本在法國參戰的名飛行家。石原純博士號稱日本物理學界的國寶，同時是恩思坦的相對論的有名介紹者。他們都有很有味的羅曼斯。不過不可與堀江後藤同日而語罷。

下午教了漱瑜幾點鐘的王爾德的獄中記 De Profundis。老大要我

同他到公使館會某君，因爲路不熟，恐怕找不到。我因爲適有事情不大想去，潘君午睡醒來，我便轉託他。他接應了。晚飯後我把事略做完，便倡言一塊兒到葵橋去頑，番君高興起來勸漱瑜和老七一塊兒去，打轉到神樂坂去遊夜市。漱瑜不大願著中國衣服，且以沒有鞋子穿，初不願去，極力勸她，她纔笑說：『我和前日一樣著男子裝去如何？』大成拍手贊成，她如是擎着幾樣衣帽，到她房裏去了，我們各人穿好衣服戴好帽子，我還帶着一本 *The French Impressionists* 安排到電車上去看。剛要到門前去穿靴子，忽聽後面有人拍肩喊道：『田君阿那里去？』我回頭一看——仔細一看，不覺微笑起來，『這不是我的小弟弟嗎？』

我們一行從早稻田終點上了電車，從飯田橋換車向葵橋去，車中總是我和老大老七夾着我那『小弟弟』坐了。他（？）望那里，我也跟着望橫着

身子望那里。他那『烏打帽』雖然把耳朵都蓋煞了，可是還蓋不了兩鬢及後頭的淺髮，就是他那兩個耳朵的上紅痕也逃不了我的眼睛，所以我非常耽心。可是看車上的人也有正襟危坐目不斜視的，然大都東倒西歪，無略顧人家環孔之有無，髮毛之長短。注意深的還是女人。從飯田町到葵橋的車上有一個帶着小孩的女人，始終望着漱瑜。這難道也是英識英雄嗎！飯田橋購了兩份晚報，一時事一報知，報知上載着一件中年的美人忽變而爲男子的事情說，『靜岡縣浜名郡舞坂町區砂町有一個營雜貨店的中年美人名本山定子（四〇）的，自成人以至四十歲，未嘗結婚，頗招鄉里疑測，至近年定子體質漸變，柔婉的曲線，忽焉而堅硬，清脆的聲調，忽焉而粗澁，筋肉隆隆，舉九十餘斤之物，初非難事。最近此種傾向益著，月經亦停，近鄰女伴，逐漸疎遠，而好與熊公八公（村夫之類）相周旋。世間僅悟其氣

質之強，而不知本人對於她（？）自己的屬性，懷絕大之苦悶。後來遂乞該町杉浦醫師之診斷。杉浦氏勸以受專門的手術，率性做男人爲得。定子便和她（？）的父母商量，馬上到東京來入大學病院。手術既終，前日之半老佳人，變成了中年的美丈夫。髮則斷『丸髻』而爲『角刈』，衣則截長袖而爲短裾。走起路來，雖有一點八字脚，可是昨十月十日已堂堂歸宅。訪問本人時，他回顧室內的化粧鏡，用男子的口調，快活的爲記者言曰：『我的略度了四十年間的女性的生活，從此又安排入我的新生涯，想起來真像做夢的一樣，』云云。我把這一段新聞指給漱漱看，漱漱看完，不覺招實與我相視而笑。

我們到葵橋下車，便上永樂町那一個坂，這一坂，是我們民國八年五月七日，圍攻公使館時，八百健兒長驅突進之地，今晚重經此地，那一種壯烈

的場面，不覺電影一般，又活動於我的眼底。上了坂近鍋島邸時，兩傍石砌內，蟋蟀之聲，叫的真是嘹亮，老大又幾乎安排去捉。已而近公使館，使我想起去年十月十七八幾日，靈光演習之時，公使館的應接室和彈子房都成了我們的新劇演習之場。聚當時東京留學界新劇之人數十輩，忍飢挨渴演習其中數日，不可謂不熱心。特艸創伊始，諸事不齊，脚本及演出皆未能收我們心望的成功，亦勢所必然。然而今日。則并此數十輩的幼稚演劇家，而亦風流雲散。最熱心的伯範君新自故國歸東京亦言于故國劇界大抱悲觀，以後于東京留學界的劇壇也宣告隱退，使我想起真難過。雖然真有心的人，豈因外界的感觸而變其初志耶？

他們進去許久方出，則云某君已隨中國便節一行赴美。某君爲吾湘同學中之富有胆氣與一貫的主張者，我雖未能盡許其主張，然殊祝此行於

他有益。

我們下坂後依然坐電車歸飯田橋，由飯田橋上神樂坂，略購信紙畫片，經早稻田步行歸社。然而我的弟弟已經困頓得走不動腰了，帽子也懶取得了。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十一日

上午閱報外無甚深的印象。老大邀我同去找劉毅公先生問太平洋問題，因為他昨日到橫濱和那些寄港的使節團會見了。可是我們在下戶塚找了許多時沒有找到他的地方，祇好算了。擬寫速達請他來舍。老大往郵便局取了二十元，我們遂同到江戶川橋畔一書店，爲漱瑜購第四 *Nov* *National Reader* (一圓十六錢) 英和固有名辭詞典等書。又入正街購各物事，順便至山岳堂，購秋田雨雀氏「國境之夜」的戲典集一冊及橡皮一